

浪打浪

在學院教課多年，見證每年一群又一群年輕的身體入學時的躁動。莘莘學子進大學總是滿腔熱血的，迎新營時荷蘭蒙把校園建築物都震動了；但如果長時間追蹤着同一群身體，又見人生背後的力量如何操控着他們，依循着非常相近的軌跡。

大一時呈英雄當學生領袖，大二時遠洋當交換生，總會收到他們的明信片寄自孤獨的旅程，說見聞訴心聲。大三時歸隊了，經歷叫他們安靜地當個觀察者。人們都從沉默中知道他們長大了，對周遭的人和事改變了看法。但這個變化還不及畢業以後的改變，那是面對連根拔起徹底的挑戰。

一個陽光男孩的故事：他曾在迎新營中高喊口號，邀請同學像他一樣委身學生會。他的風采在他的渾身解數，還在理想性的語言，同時強調獨立思考。他系裡幾乎所有人都愛談起能言善辯的他，同時列舉他曾勉勵他人的說話。畢業以後他當上了空中服務員，頭一天穿上制服參觀機艙，寄照片給予友人時壯志凌雲。一年後他半醉地告訴各人他辭了工作大休，不少人都知道他在飛行時跟內地客人吵架和不堪受辱的故事。

一個會計系女孩的故事：她唸大學時盡興於校園，畢業後順理成章在會計公司當核數見習，被派到東莞一個豬場數豬逾月。她說每天回到旅館徹底地淋浴，還是除不掉髮端的豬味。她也辭工了，到澳洲「工作假期」，鑽進悉尼近郊一個農場裡摘橙。終日埋首於橙樹的香氣裡，她不想計劃未來。傳來的照片是她新相識的外籍朋友，自己煮做的菜，以及藍天綠林。

但軌跡總又將會推他們回歸大路的。浪打浪地，變化又再開始。

雙城記

何冀平

柳泉居是北京三居之首，連同三合居、仙露居一併被稱為「京城三居」。到了後來京城三居就僅存柳泉居一家了。最初它只是一家賣黃酒的小酒館，因為店鋪後邊有個院子，院內有一棵大柳樹，樹下有一口泉眼井，井水清冽甘甜，店主用這清澈的泉水釀製黃酒，味道醇厚，酒香四溢。柳泉居除了賣酒，還有下酒菜，如鱸魚、松花蛋、醉蟹、牛肉乾都好吃，東主是山東人，善做魯菜，精於扒、爆、炒、燉，有幾個拿手菜，漸漸柳泉居發展成一間飯莊。除了魯菜，最出名的是麵食，比如烤饅頭、銀絲卷和豆沙包。烤饅頭曾經是京城第一，外表焦黃酥脆，內心雪白綿軟，掰開熱氣騰騰，有一股誘人的麥香，豆沙包也是北京城最好的，每到年節搶購一空，每次我回京，必要去柳泉居買上幾袋豆沙包回來，除送親朋，放在冰格，能吃上一個月。

柳泉居與柳泉居士

很喜歡「柳泉居」這個名，《聊齋》的作者蒲松齡號稱「柳泉居士」。到訪蒲松齡在山東淄川的故居，才得知其名來由。在先生住的蒲家莊，有一眼清泉，因井水常滿，故名「蒲泉」，這裡曾是青州府通往濟南的必經之道，路人絕，蒲松齡就在泉邊設茶擺煙，每逢路人經過，便邀其小坐，談狐說鬼，藉以搜集素材，撰寫《聊齋》。先生素喜柳樹，可巧泉邊有柳，故取「柳泉居士」為號，滿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在學院教課多年，見證每年一群又一群年輕的身體入學時的躁動。莘莘學子進大學總是滿腔熱血的，迎新營時荷蘭蒙把校園建築物都震動了；但如果長時間追蹤着同一群身體，又見人生背後的力量如何操控着他們，依循着非常相近的軌跡。

大一時呈英雄當學生領袖，大二時遠洋當交換生，總會收到他們的明信片寄自孤獨的旅程，說見聞訴心聲。大三時歸隊了，經歷叫他們安靜地當個觀察者。人們都從沉默中知道他們長大了，對周遭的人和事改變了看法。但這個變化還不及畢業以後的改變，那是面對連根拔起徹底的挑戰。

古今談

范舉

伊波拉病毒怎樣傳播？

目前，西非國家出現了伊波拉的傳染症，引起全球的恐慌。這種病毒最早出現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即剛果金）的伊波拉河流域，所以以此命名。後來傳到了雷斯頓、蘇丹、象牙海岸、利比里亞，出現了不同的變種。伊波拉（英語：Ebola）是一個用來稱呼一群屬於纖維病毒科伊波拉病毒屬下數種病毒的通用術語，可導致伊波拉病毒出血熱，罹患此病可致人於死，包含數種不同程度的症狀（包括噁心、嘔吐、腹瀉、膚色改變、全身痠痛、體內出血、體外出血、發燒等），感染者症狀與同為纖維病毒科的馬爾堡病毒極為相似。具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的致死率，致死原因主要為中風、心肌梗塞、低血容量性休克或器官衰竭。

總的情況便是，近距離和密切接觸的人，都會受到感染。遠距離接觸的，就不會受到感染。很可能有關的病毒，會透過血液、體液、汗水、小便、大便進行傳染，估計很容易進入人的皮膚或者黏膜。如果食水不清潔，受到病毒的污染，也可以大規模傳播出去。所以，病者的家屬、醫護工作人員，中招的機會非常高。傳染的渠道有點像雞瘟和豬瘟。

換句話說，近距離的接觸，很可能通過眼睛的黏膜，就可以傳染給別人。所以，單靠口罩防止傳染是不成功的，還必須要有塑料製造的面罩和塑膠手套。

中國在非洲有很多專家和工人，他們怎樣應對伊波拉病毒？現在的做法是：和當地人盡量隔離開來。在一同工作的崗位，要麼是中國專家和工人不工作，要麼是非洲當地人不工作，兩者脫離接觸。中國的專家和工人的家屬立即撤走。一定要繼續施工的地盤，地盤的所有周界，都要進行定期的徹底的消毒，使病毒不能入侵。所有的汽車，出外之後，回到建築地盤，要經過一個消毒池，為車輛進行消毒，汽車外面也要噴灑消毒水。所有的專家和工人，不准上街。只有一個廚師可以上街買菜，回來也要經過徹底的消毒。上街的人，要戴上手套、口罩、玻璃面罩，所有的蔬菜和肉類，要經過清潔的處理，煮熟的時間要長一些。所有的人，進入建築工地，都要進行探測體溫。廁所裡面和洗手間，都要定期消毒。

令人奇怪的是，非洲的伊波拉病毒，很可能出現在猴子或者猩猩的身上。一般的昆蟲會不會傳染？可能會。因為蚊蟲咬了病人之後，再咬其他人會傳染給其他的正常人。所以滅蚊運動是必要的。風險那麼高，香港人實在不宜往非洲的疫區旅遊。廣州居住了不少非洲人，也是一個危險的地區。



■聖母升天大教堂。作者提供圖片



■在廣場上跳舞的青年男女。作者提供圖片

「戰壕」風情

忽然聽說，要過境到克羅地亞了，到被稱為「戰壕」的首都薩格雷布。識途老馬說，過關也許要下車一個個排隊，也許關員上車點人頭，得看心情。還要看護照？不都是歐盟國家嗎？還要查證？剛離開匈牙利最長的湖「巴拉頓湖」畔，我還沉迷在那水草倒影中，幾隻白鵝在湖面上游弋，不時把頸項投入水裡覓食小魚，藍天白雲有直升飛機在盤旋，湖光水色叫人沉醉；這下子又令我回到現實中來。這裡是克羅地亞，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以為象徵式也就放行了，可是不行，我們全部人都要下車，一個個蓋章過關才能回到車裡。

原來，那崗亭唯一的關員看不懂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拿出本子來，逐一翻查是否屬免簽，可見持香港特區護照的人甚少過境。後來還電話請海關較高級別的女警官過來查驗，擾攘一番，終於點頭，他才開始辦手續，一個個排隊蓋章放行。臨行前，我望見車下那在腰間配手槍的男關員，施施然搖搖擺擺走過。過關的車輛極少，那時只有我們一輛，否則恐怕要大排長龍了！

位於克羅地亞西北部的薩格雷布，是中歐歷史名城，其名的原意是「戰壕」，公元600年斯拉夫民族在這裡定居，1093年該城始見於史籍。19世紀隨着歐洲工業革命的發展，薩格雷布也逐漸從老城擴展出新城。整個城市由三個部分組成：老城由教堂、市政廳等古建築構成，也稱上城區；由廣場、火車站、商業區、歌劇院組成的新區，又稱下城區；以及二戰後發展起來的現代化市區。有人說，薩格雷布是博物館的城市，市內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其平均面積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城市都多。

我們在「托米斯拉夫國王廣場」走動，這是薩

登上梯級，再沿石板路上坡，忽見一對中年男女迎面而來，男的黑色西裝革履、戴紅色領帶，女的穿一條黑色連衣裙、足踩高跟鞋，右手捧一束紅色的玫瑰花，左手挽着男方胳膊，齊步踩在地面上，一步一步，咯咯有聲。他們目不斜視地走過去了，留下看呆了的我們，竊竊私語，是結婚去了吧？

建於中世紀的聖馬可教堂就在上面，色彩鮮豔的彩色屋頂，讓人不由得聯想起在克羅地亞到處飄揚的國旗，也叫人想起在世界盃決賽周中的克羅地亞隊，他們的球衣也正與它相似。那顏色圖案由兩個臂章和襯底組成，分別代表中世紀克羅地亞的三個古國，其設計意圖帶有典型的斯拉夫風格。這時，遊人並不多，教堂沒有開放，我們是進不去的了，旁邊是克羅地亞政府機構、議會和市政廳所在地。抬眼望，我見到薩格雷布最高的古典建築，史提芬教堂的塔頂；它又被稱為「聖母升天大教堂」，是哥德式與巴羅克式建築的混合，看上去雄偉、堅固，我進入教堂時，裡面正進行封聖儀式，莊嚴、肅穆，教堂內鴉雀無聲，高高的天花板上和兩旁彩繪玻璃窗間，只有一個聲音在迴盪，還有管風琴聲悠揚。我聽不懂

當地語言，只是感受那種氣氛。走出來，6月陽光豔豔灑下，耀眼，太陽眼鏡還是要戴上，不是扮酷，只是保護眼睛而已。

走回去的時候，經過糕餅店，進去買糕點，和克羅地亞女店員雞同鴨講，打手勢也難以溝通，乾脆把硬幣全數倒出，任她選擇取用。再到旁邊的草莓攤檔，據說這裡的出名好吃，也是依樣畫葫蘆手勢加表情解決。

晚飯吃克羅地亞餐，烤豬很出名。餐廳以啤酒作招徠，大堂有紅、黃、黑三種顏色的酒，裝在高高的酒瓶裡招搖。我坐在玻璃窗邊，看街上輕軌車來來往往駛過，而在靠窗這邊，男男女女在人行道上走過，不擠，大家都守規矩，禮讓。我看得有點癡了。都8點鐘了，薩格雷布的夏日，太陽還未落山，天色大亮，直到9點，才慢慢有了暗意。

在暗影中，人們在廣場跳舞的情景猶在眼前晃動，但此刻夜色深深如水，陡然想起戰壕之名，其來由不太清楚，但按理總是與戰爭有關吧？但耶拉西奇總督廣場那矗立橫刀躍馬的雕像似乎遠去了，眼前的市民輕聲細語，一派歌舞昇平景象，戰壕麼？希望成了歷史，永遠也不再重現。

驚慄中見溫情

「其實對全院觀眾來說是不恐怖怕（的）之外，全劇的「異象」都是以「人」樣」出現。我信她，所以我決定繼續支持中英劇團。數天後，當我告訴她我會在哪天觀看時，她再次溫柔地解釋什麼地方可能會令我不安。她一定不知道我在心中是如何感激她的細心。

演出前，行政經理張可堅特別跟我開談，以圖舒緩我的驚慌神經；Chris給我鼓勵的微笑；May May先讓我在前台通過電視機看台上正在準備演出的「異象」，看我是否可以接受。我匆匆地在遠距離瞥了一眼，唔，雖然看不清，但那些異象造型已教我害怕。不過我知道他們在正式演出後便會消失，所以便一直著頭步進觀眾席。旁人會以為我低頭是小心梯級而已，不會有人知道我膽小如鼠的問題的……不過，演出中忽然有一袋東西從天而降掉在台上時，那一個舞台效果卻出賣了我——我終於叫了出來，並立即聽到坐在我後面的觀眾發出的訕笑。中場時，坐在我身旁的劇場朋友很關心地說：「我知道你已經很驚慌了，不用害怕啊！」哎呀，還是被人留意到我是在黑暗觀眾席的驚慌模樣。

散場時，Arthur小翼翼地問我是否不怕。May May一再上前照顧我的感覺。中英劇團的朋友真是多麼體貼，謝謝你們無微不至的照料。我除了欣賞台上的精彩演出之外，更加欣賞一班藝術行政人員對人的熱誠和給我的愛護。雖然那晚阿輝不在，但他向來盡是溫文爾雅地為我伸出幫忙之手。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團隊精神、友愛和善良，那是非常難能可貴。

演藝影

小蝶

中英劇團最近上演《過戶陰陽眼》。我向來是劇團的支持者，但在劇季推出時，我看了劇情簡介，便決定不看此劇。演出快到了，市場部電郵了邀請信過來，我沒有回覆；稍後他們又來催了我，我也沒有回覆；跟着SE打電話來邀請，我支吾以對。可能他們發覺這不是我的作風，於是市場部經理May May打來找我。May May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能再用掩耳盜鈴的方法面對此事或對她含糊其辭，只好坦言告訴她我「視而不見」的原因：因為我很害怕看到或聽到關於靈界的東西。即使明知台上的異樣形象是假的，我還是擔心我會因被嚇破膽而在觀眾席內大叫起來，影響台上的演出。

世上最具影響力女性

你以為她老套？她的前衛不在人云亦云，也不在反傳統，而在人文道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幾年是時裝歷史上模特兒最起超的世代，那時的超級名模收入與名氣都不下荷里活紅星，就那麼十多年年輕名模，未必後無來者，肯定前無古人，當中，至欣賞便是Christy；除了擁有星光燦爛的美麗之外，不同於同班超模，她還擁有一顆平實的心，聰明才智兼備。單單從萬千寵愛在一身的事業高峰稍稍退兩步，讀完學士唸碩士，還是哥倫比亞。要選，似乎除了活到老學到老我們的蕭芳芳，難找類同第二人！



2014年7月英國版本《Vogue》，45歲Christy出任封面女郎。作者提供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一代笑匠羅賓威廉斯自縊身亡，真是極大的震撼！一個帶給別人正能量的人，背後竟背負着如此沉重的負能量，抑鬱以至求死解脫？！

我問一位讀心理學的朋友，甚麼人最容易抑鬱？病者怎樣掩飾自己的情緒？

研究心理學的朋友說，一個形象愈好的人，背負的只會愈多。形象是一個「面具」，戴慣「面具」見人，久而久之成為習慣，永遠都以好形象示眾。

「開心」的面具

然而現實世界並不完美，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事業、家庭、感情、經濟、健康等，梗有一籬中招。為了維護「貫」的好形象，大部分人都會強顏歡笑，掩飾負面情緒。

每個人都有「扮開心」的經驗，小孩子考試成績不好，不想父母知道；年輕人失戀，不想朋友取笑；夫婦婚姻出現問題，不想兒女擔心；他們要維繫正常的生活秩序，愈想顧全大局，便愈要「扮開心」，掩飾負面情緒。可以想像，經常戴着面具「扮開心」的人，內心世界與外表不一，

此山中

鄧達智

《Marie Claire》（瑪麗嘉兒），數十年前在法國創刊，目標鮮明，標榜女性獨立自主，揚揚女性在新世代的重要位置，每年選出當今世上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代表。

超級名模姬絲汀·杜靈頓（Christy Turlington），去年已在《Marie Claire》上榜，二〇一四年再被《Marie Claire》選為世上最具影響力女性之一！而《時代》周刊每年舉行「時代100人」，今年她也被選入Time 100。

Christy並非一般人眼中的中性女強人：男性化，雄赳赳，而是注重家庭，虔誠的天主教徒，愛丈夫甚至奉行傳統，現今女性厭惡父權後加上夫姓，她卻甘之如飴。育有一女一子，出錢出力創辦慈善普世產婦生產安全No Woman No Cry組織。她從十六歲入行，人氣從沒滑落；如今加上電影製片人導演丈夫Ed Burns姓氏，Christy Turlington Burns已成她的正名！